

# 文艺评论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

本报讯(记者 李墨波 行超) 文艺评论通过对文艺实践和文艺现象的具体评析,揭示评论对象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探讨文艺创作的艺术方法和内在规律,激浊扬清,推陈出新,繁荣文艺创作,增强读者的艺术情趣。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镜子和良药,文艺创作的繁荣,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在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文艺批评特别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 坚持人民性标准和艺术性标准的统一

坚持人民性的标准,要求我们的文艺评论家要贴近生活,紧跟时代,努力追踪和研究当前的文艺创作的态势,研究文艺创作的成就和不足,推动文艺创作和理论建设的健康发展。

评论家李云雷对于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关于文艺批评工作的方法感悟颇多,他认为,“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是一个崭新的提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统一的批评标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可以说是在这一理论脉络上的融合与创新,是在新时代的发展。在这一表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其实是批评方法的多样性,既可以是历史的、人民的,也可以是艺术的、美学的,但在多样性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将历史的、人民的放在前面,更加突出历史视野与人民立场的重要性。

文艺评论应该增强针对性,对于当下火热的文学现场真正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评论家孟繁华说,作为文学评论家,践行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重要的就是要触及文学创作实践,提出真问题。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当下文学理论批评面对西方还是只能“跟着说”,“接着说”,而很难“对着说”。如何改变这个现实,应该是我们理论批评界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理论批评能否获得话语权和被尊重的前提。

评论家白烨对此也有同感,他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文学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在新的变化中出现新常态,新常态提出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如何解决亟需文学理论的介入。如果我们不去

关注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学实践,如果我们的思路和视野不能够及时跟上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我们现在的理论评论就会滞后,无法真正推动当前的文艺创作。我们的文艺评论应该增强当代意识,对文艺领域的新特点、新动向及时加以关注和有效引导,同时直面当下现实,从生活中去提炼问题,去生发我们的研究成果。

##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我们的文艺评论在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的同时,也要立足本土,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要尊重文艺的民族特性,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中寻找新的审视角,去更好地阐释当下的文学作品。

评论家张江谈到,近年来,文艺批评领域流行一种风尚,那就是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标准度量中国文艺作品,阐释中国文艺实践,裁剪中国文艺审美。诚然,中国的文学艺术能够有今天这样繁荣的气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国家和民族文艺作品、文艺理论的引介,拓宽了中国文艺家的思路和视野。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民族属性。这种民族属性从遥远的历史深处流淌而出,深刻沉淀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没有民族特性,就没有民族文化,文学艺术的生长与发展尤其如此。中国的文艺作品是在中华民族的审美体系中建构起来的,对它的评价和阐释必须以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规律为标准。削足适履,套用西方理论,作、艺术家不买账,人民大众也不接受,这样的批评一定是无效批评。

“批判地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成果,关键要用中国精神去激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成果。”评论家王一川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非常明确地对文艺评论提出了新的要求,他提出的弘扬中国精神,传承中华美学精神,为文艺评论工作指明了方向,如何从文艺作品中阐发出中国精神,如何弘扬文艺

# 贾平凹长篇新作《老生》与读者见面

本报讯(记者 行超) 10月27日,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北京大学中文系团委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的文化记忆——贾平凹长篇新作《老生》读者见面会暨名家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贾平凹携长篇新作《老生》现身活动现场,与读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职员、翻译家李莎以《老生》为中心,围绕中国历史与个人记忆的文学传承展开了精彩对话。

李敬泽谈到,贾平凹的小说《老生》,每一段都可以单独看,跳着读也不会产

生阅读障碍。整个作品非常松弛、从容,可以看出,作者“不大费劲就把文章写得有神采、有风致”。陈晓明认为,贾平凹每次推出新作,都是力图对自己超越,更是向着汉语写作的难度挑战。他说,在戏曲中,老生唱腔苍凉,在中国文学中,“老生风格”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当代作家的一致风格。

李莎注意到《老生》中的时间观、历史观。她认为,小说中的四个故事都没有具体时间,这似乎隐喻着这样的故事是永恒的、广泛存在的。李敬泽认为,贾平凹的写作一直在向曹雪芹致敬,也一直在与他竞争。《红楼梦》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里的“荒唐”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精髓。《庄子》《山海经》《红楼梦》等古典作品中都有这样的存在,它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沉重、喧闹的世界的另一个巨大、无限的维度,它既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我

们如此投入的去写着、生活着,同时我们又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荒唐的”。在小说中,老生就是一个“巫”,而贾平凹在写作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巫”,他看到了历史之重、记忆之重,同时要在艺术的表达过程中让它变成经,因为“只有重才会碰到地面,只有轻才能通到天上”。《老生》体现了中国人对待历史和记忆的态度,只有当历史不再是历史,当记忆不再只是个人记忆,而变成了经验、直觉和梦幻的时候,才有文学。

从《废都》《秦腔》到《古炉》《带灯》,再到《老生》,贾平凹的文学创造力令人惊叹。《老生》的封底上有贾平凹这样的自述:“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在现场,贾平凹告诉读者,写作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要经常给自己鼓劲,一旦完全投入到写作中去,就会产生灵魂性的东西。

# 大自然文学国际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随着人们对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生态危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反省,大自然文学也迎来了更好的发展契机。”在近日于合肥召开的“大自然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社编辑,如此展望大自然文学的未来。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安徽省文联、安徽大学联合主办。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曹湜泰,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征海出席研讨会并致辞。

与会者谈到,大自然文学或者说文学中对大自然的书写,可谓源远流长。现代意义上的大自然文学,是现代工业化迅猛发展之后,人类对自身生存危机认识和反思的结果。其中,为我们所熟知的有美国文学中以“重返自然”为主题的文学流派。在中国,也有一批当代作家执著于对大自然进行书写,他们在作品中揭示大自然的奥秘、呼唤生态道德建设。作家刘先平、评论家雷鸣等与会者谈到,在传统的文学中,“自然”很少具有主体性地位,基本上处于被借用的状态,要么是文人骚客抒情咏志的工具,要么是人物描写、气氛渲染的“附件”。但在大自然文学

中,“自然”从背景走向前台,它展露出自在自足的风姿与魅力。

与会者谈到,在大自然文学写作中,作家们是用双脚丈量大地,以“在场”的方式体验大自然的脉动,所以大自然文学体出现场性、纪实性的特点。但是,很多大自然文学作品的故事性不够强,有时为了表现生态伦理而陷入说教。瑞典作家伊爱娃认为,作家要把大自然具有的美自然然而地呈现出来,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影响。

“大自然文学从古至今都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语’。”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书记刘国辉认为,大自然文学已日益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与世界对接的一个品牌。美国俄亥俄州联合大学教授约翰·塔尔梅奇谈到,梭罗《瓦尔登湖》中的观念与中国的老庄之道具有明显的相似性。美国当代诗人加里·斯奈德发现并翻译了中国古代诗人寒山的作品,推崇寒山那种亲近自然、超然而从容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全人类都面临着共同的环境压力,中美自然文学也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需要更多的对话。”

# 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日前,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在江苏泰州挂牌成立。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出席揭牌仪式。范小青、吴义勤、王干、张王飞、汪政、潘温亚、费振钟受聘为中心研究顾问。蔡翔、何平等受聘为中心特约研究员。

据介绍,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由江苏省作协与泰州市文联共同成立,希望充分发挥其平台作用,对里下河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和推介。目前,《里下河文学》已与读者见面,刊物主要刊登作家作品及研究文章。“里下河丛书”也已出版,第一系列由10部中短篇小说构成。此外,研究中心还将通过举办地域性研讨会、成立跨区域项目策划研究等方式,挖掘里下河文学的价值,提升其在全国的影响力。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里下河文学与乡村社会伦理”研讨会。与会作家评论家谈到,里下河地区近年来涌现出很多作家、评论家,成为江苏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他们的创作具有“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南”、“北”交汇的文化形态,体现了“雅”、“俗”共生的本土

生活哲学。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民间曲艺、戏剧等对里下河地区的作家影响颇深,他们的创作体现出鲜明的民间叙事风格,尤其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被纳入“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和评论家,如毕飞宇、鲁敏、朱辉、王大卫、刘仁前、吴义勤、王干、汪政、费振钟等,都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艺术风格。把他们归入一个文学群体,其意义值得探究。与会者谈到,里下河文学的命名其实体现了作家与故土的共建关系,一方面作家以地域文化为根基进行创作,在题材、风格上体现出集群的特点;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也由此积聚并形成共同体。里下河地区的文学写作,是以文人的情怀和眼光去书写土地上的人、物、事,它更像是古时的田园诗,从容自然,不疾不徐地娓娓道来。中国民间的乡村伦理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得以保留和呈现,为变化中的乡村留下了鲜明的注脚。里下河文学的建构和发展,会对这个群体中的作家、评论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促进当地文学的发展和成熟。

# 文艺批评要有勇气去发现优秀作品

陈晓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这无疑是给这个时代的中国作家提出了根本任务,同时也是给文艺批评工作者提出了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这个时代呼唤伟大作品,期待文艺作品有高峰矗立,这

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在文艺“高原”上是否有能力去发现“高峰”。

优秀的文艺作品离不开文艺批评,一个健康良好的批评氛围有助于优秀的文艺作品创作和传播,而不正常的批评环境则有助于文艺的健康生长。在这个时代,文艺批评面临更艰巨的责任,就是如何能辨别真正优秀的作品,有能力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伪劣的作品去掉,把优秀的作品突显出来,肯定优秀作品价值,为这个时代的文艺树立价值标杆。

很显然,审美标准在今天处于复杂交错的状况中,不同年龄层、不同地域、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们,可能审美习惯和趣味都不尽相同,要达成一致显得比任何时期都困难。就文学作品而言,哪怕它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或者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或者“五个一工程”奖——这些可以算是权威性的奖项,依然可能会引起争议。因此,以奖项的形式建立起一种客观的认定,它也依然是相对的。一部作品在这个时代要成为“高峰”,没有相应的充分的文艺批评进行全面深入而持续的阐释,要获得“经典”的身份是很难的。在今天如此浩瀚的文艺创作现象中,任何一部作品要崭露头角,要显山露水,要高一截,除了它自身具备“优秀”的品质外,同时还需要文艺批评来阐释出它的独特的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文艺批评要勇于说真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既要敢于指出伪劣之作,揭示作品的缺憾谬误;更要有勇气发现优秀之作,阐发作品的可贵价值。今天,就文学而言,经历百年历史的洗礼与文化遗产,尤其是广泛吸收世界文学的优秀成就,中国当代文学逐步形成自己的审美风格和风格。大作家之为大作家,大作品之为大作品,就在于它有原创性,有创新性,有探索性,有很丰富的内涵和饱满的冲击力,它很可能与我们既定的审美习惯价值准则有所抵牾。它摆在批评的面前,批评是否有能力言说它,是否能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和在世界的文学成就的框架中去理解它阐释它,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来说,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

文艺批评是一项严肃认真的专业工作,它需要有一种责任,需要有一种专业精神,需要有一种承担,需要为中华民族在这个时代留下伟大作品作出贡献。尽管在这样一项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批评所能做的工作依然只是辅助作用,它甚至还可能需要一种默默的奉献和甘为人梯的铺路石精神,因为,最终留下

的和矗立起来的是伟大的作品,而文艺批评能留下的机会要小得多,但是,没有优秀作品和伟大作品的时代的文艺批评是悲哀的和无意义的。文艺批评需要反抗平庸,包括自身的平庸,它要有一种勇气和担当,坚持不懈地和伟大作品在一起。

在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对文学的热爱,因为所有的其他的文化类型背后都容易被装上市场和利益的发动机,只有文学还在默默地为保持母语和创造母语辛勤耕作,只有文学为各种文化类型充当最基础的垫石。今天人们很容易舍弃文学去追随更快乐的文化享受。因此,文学批评也需要有一种对文学的热爱,没有对文学的热爱,就没有批评的热情和激情。任何出于别的动机对文学进行的批评活动,都不可能说出真话,道出实情,都不可能尊重文学和感受文学。今天也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力去面对文学,如果没有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学的尽可能充分的了解,没有专业的勤学苦练的批评实践的磨砺,没有永不松懈的知识更新,今天就很难有勇气面对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很难有能力去发现文学“高峰”的壮美风光。



近日,作家杨浪手机影展《你们的汗水,我们的房子》在北京某工地办公区开幕。

从去年9月开始,杨浪对北京西山住家附近的门头村回迁楼工地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持续拍摄,他用手机记录下了房屋拆迁、建筑工人入驻、打地基、做防水、铺设管线、搭脚手架、封顶建成,直到住户看房的整个过程。这期间,杨浪跟拍了很多建设者,深入他们的生活,记录他们的喜悦悲伤,并借鉴社会学方法,借助影像对建筑工地周边的社会生态做细致观察。2014年除夕,整个建筑工地只有几个工人留守,杨浪带着酒食陪他们守岁……这些生动的场景,都被杨浪用手机记录下来。

此次摄影展由陈小波策展,艺术家孔宁任艺术总监。她们决定采取一种具有当代意味的展陈方式进行展示,不再使用简单的喷绘、放大照片方式,而是将100张作品置放在转型透明体中,象征着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人的劳动与汗水应该被永远地封存起来,被享受他们劳动成果的人记住并致敬。这些作品可以平放、堆积、造型,也可以多次展示。

影展开幕当天,在媒体记者和嘉宾的关注下,100块透明转型作品被缓缓拉进工地展场。数十名建筑工人从卡车上卸下作品,根据自己对作品和展览的理解,在宽阔的草坪上随意摆放。在杨浪的镜头里,生活就这样进行着、变化着……

( 颜慧 )

## “同圆中国梦”

——中国作协离退休干部书画摄影展书画展

时间:11月1日-11月15日

地点: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

65年的文学家园

《草原》(内蒙古文联)

《草原》杂志创刊于1950年10月,由内蒙古文联主办,是内蒙古自治区唯一一家省级汉文文学月刊。

《草原》杂志始终不渝地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三贴近”,发表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老一辈革命家杨植霖的革命回忆录《王若飞在狱中》就首次发表于《草原》上,后结集成书,成为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读本。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作家也都曾在《草原》发表过作品。《草原》的刊名就是由郭沫若亲笔题写,一直沿用至今。

在全国性文学奖和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的评选中,在《草原》上发表的作品获得过多次奖项。《草原》杂志分别于2006年12月、2009年3月获得首届和第二届中国出版(期刊)奖;在2007年2月和2009年8月,《草原》杂志连续两次获北方十省区“中国北方优秀期刊”称号。2009年12月,《草原》荣获中国期刊协会颁发的“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称号。